

涂鸦青年以漆会友 创造开放“美术馆”

说起“潮”，你会想起什么？或许会联想到“潮到风湿”的广州东山口，又或者想起上海、成都街头俊男美女。还有一种“潮”，用颜色对话，用涂鸦书写自己的感情。

在顺德IF1959文创园的中庭广场，有一面十余平方米的涂鸦墙。墙上画作出自11位涂鸦人之手，阿奔是其中之一。“我不期待作品保留很久，对我来说，作品完成之后就与我无关了。”也许不是这样。7月5日傍晚，有青年前来打卡，正和该墙合影，在旁的阿奔露出他少见的腼腆笑容。



IF1959文创园一角



IF1959文创园一角



楼梯上的涂鸦



IF1959文创园中庭广场的涂鸦墙



杰坤在伦敦渔人码头涂鸦



阿奔正在涂鸦

A 寻一块涂画之地

涂鸦在英语中以复数Graffiti表示，其单数为graffito，两词均起源于希腊文，意指“书写”。谈论涂鸦时，通常是指涂鸦人在墙壁上将自己的涂鸦名以签名(tag)、快速涂鸦/泡泡字(throw ups)和高完整性的涂鸦作品(piece)三种不同艺术形式呈现。

“涂鸦人一直在书写自己的名字。以前涂鸦被当作街头的牛皮癣，或者‘小狗撒尿’，到处留印记。”近年来，阿奔看到涂鸦在其他潮流元素的影响下，成为一种国际范儿的“当代艺术、街头艺术、潮流艺术”，人们常在街头、在转角与之相遇。

阿奔是顺德北滘人。小时候，他曾在某些MV里，比如周杰伦的，见过涂鸦墙。涂鸦很酷，和纸上作画完全不同，他买了两瓶喷漆，便动起手来。另一位顺德人杰坤，是“小红书”上的涂鸦红人。他尝试涂鸦，则是为了纪念自己喜欢的明星。

杰坤画过科比，在一个球馆里。那时科比去世不久，他主动联系了一些篮球馆。“我跟他们说，我想纪念科比，请允许我在那里创作。”后来，为了寻找更多供自己创作的“画墙”，杰坤在寻找废弃楼房、厂房之余，常主动联系艺术园区，争取得到他们的许可。

“感谢这个年代”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园区，越来越多的园区接受涂鸦，免先生说。同样，阿奔需要为自己找到涂画之地。他喜欢自由、安静地创作，不希望被打扰，甚至打断。

据传，每个涂鸦人都有自己的签名和风格。杰坤的tag是“免先生”，他偏爱写实人物题材，用色大胆，通过营造一种“colorful”的氛围使人感到愉悦。为此，他工作时得用小推车来安放那近百瓶各种颜色的油性漆。他认为，涂鸦是一种

表达自我的形式，并不限于在墙上用手喷漆完成。作品只要有涂鸦的“气质”，就可以称之为涂鸦。

另一方面，涂鸦人需熟练用漆，因为涂鸦不像用笔作画，可以慢慢耦合。漆喷出时是雾化状态，得拿捏好雾的特性。“使用喷漆的涂鸦人要快速作画，快速完成每一根线条，这依赖于肌肉记忆，就像滑板一样，通过不断练习来做好动作。”阿奔说。

在阿奔那里，个性、即兴是涂鸦的关键词。他常即兴发挥，“比如路上看到一个被丢弃的娃娃，它就可以出现在我的作品里”。

B 写在基因里的表达欲望

在IF1959文创园中的篮球滑板主题公园，球场篮球架、滑板U形池均有涂鸦覆盖其上。阿奔和他的团队试图还原90年代美国街区的场景，让年轻人在这里自由表达自己，书写自己的名字。

阿奔的签名是一双“眼睛”，由一个打横的“B”衍化而来。这双眼睛出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，“就像在偷偷瞄什么一样”。涂鸦不应该画非原创的东西，那些只是为了吸引流量的，可以称之为墙绘、广告画，总之不是涂鸦。

他还说，涂鸦人就像古代文人，到访某山、某楼，爱题个字、题首诗，留下自己的印记。要是再往前追溯，涂鸦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“本质行为”。“远古的人在山洞里凿啊画啊，其实就是涂鸦。小孩子在家里是不是会在墙上乱涂乱写？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表达欲望。”



游客打卡涂鸦墙

C 见面必须画点东西

在顺德IF1959文创园中庭广场的那面涂鸦墙，是该园举办第二届街头艺术节时，由11位涂鸦人共同创作的。阿奔介绍，家中几乎所有物品都有涂鸦痕迹。“这是涂鸦人的惯性，也是一种毛病，看到某物就忍不住想要做个标记”。

“‘涂友’，粤语称为‘喷友’。大家以漆会友，见面必须画点东西，否则就不见了。”阿奔说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在某处看到有涂鸦画作，大家会心痒痒，想要和他互动一番，“在旁加上几笔”。

不过，涂鸦人之间有一种默契——不随意覆盖他人的作品，否则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。想要互动，就往旁边靠靠。只有当原作已经褪色严重时，才可考虑进行覆盖。

其实，涂鸦不一定要“上墙”。阿奔会画一些涂鸦风格的手稿，或在帽子、鞋子、滑板、文具等物件上创作。他有一队友，家中几乎所有物品都有涂鸦痕迹。“这是涂鸦人的惯性，也是一种毛病，看到某物就忍不住想要做个标记”。

他记得那天大家到场后即兴交流，“你画什么，我画什么，你画这个，那我可以加个点那个。”墙面上，一只巨蛙居高临下，一览众“鸦”小。原来，画青蛙的那位姗姗来迟，大家已画完墙的下半部分，他问：我能画只青蛙压着下面吗？“非常有趣的互动。”阿奔说，共同创作时，大家都想玩得开心一点，不像平时自己创作时那么讲究，更多的是享受过程本身。这也是办街头艺术节的初衷。

他发现，在他们完成那面墙之后，跳舞的人来了，拍穿搭的、打卡的小姐姐、小哥哥们来了。“本来一面大白墙，一面无人问津的墙，没有内容、没有精神，在有了涂鸦之后，更多人关注墙体，来到这里慢慢形成一个‘社群’”。

D 用颜料替代语言

曾有一个主题为关爱自闭症群体的展览，阿奔等6位艺术家用各自的“语言”来表达共同的关怀。例如，有人用自己设计的涂鸦字体，写了一首与自闭症有关的诗，阿奔则创造了一个手拿着星星的卡通形象。

创作者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自闭症患者们。作品后来摆在一处，还有一面涂鸦墙供观众书写、表达。“自闭症患者并不擅长用语言表达自己。但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不需要语言，我们用颜料替代语言，用颜料去对话”。

阿奔说，无论是涂鸦还是其他美术形式，都是能打破语言“垄断”的交流方式。作品直接影响

着人的情绪。“这也是玩涂鸦令我快乐的地方。”当游客看到自己的某幅作品，开心地与之“合照”时，就是这种影响最直观的证明。

在阿奔看来，街头艺术没有什么门槛。涂鸦画在街头巷尾，就像敞开的“美术馆”，无论来往的人是谁，他们都能瞧见。阿奔在街头创作时，下班从旁走过的工人们也会驻足欣赏，就像“大众画廊一样”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阿奔感到涂鸦是开放的，非常有魅力。“不办展览，每天有多少人买票过来都能清楚。作为创作者，你真的不了解作品会遭遇什么，有怎样的可能性。有人来这里拍视频或者其他？不知道。”

E 寻找自己涂鸦的可能性

在阿奔看来，涂鸦有太多的可能性。他个人常画鸟类，尤其是凤凰。有一次，他到河北参加全国性的涂鸦交流活动，思考什么才能够代表自己的城市，于是想到了“凤城”——顺德大良街道。

涂鸦成为自己的职业，对于阿奔来说是一桩意外。他还是一名纯爱好者时，不时有朋友因新开店之类原因，找他画；他在“小红书”上开了账号，很多朋友找他。是“商机”找到了我，不是我主动去寻找。”

既然享受涂鸦，那就以此为生。现在，他的日常收入主要来自

自做“商业涂鸦”或平面设计，他还尝试将涂鸦进行多种跨界联动，比如在醒狮头上涂鸦。在爱好成为职业之后，阿奔努力保持着一种平衡。在工作忙完暂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就给自己一段空档期，专心创作。

“作品画完之后，与作者已无关，就看墙的生命。”阿奔说，把已完成的作品看得太重，它就成为了负担和压力来源。所以，不要考虑太多的得到或失去，去做就对了。“我不会沉浸在过去的作品里。你问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幅，我会回答你，下一幅。”